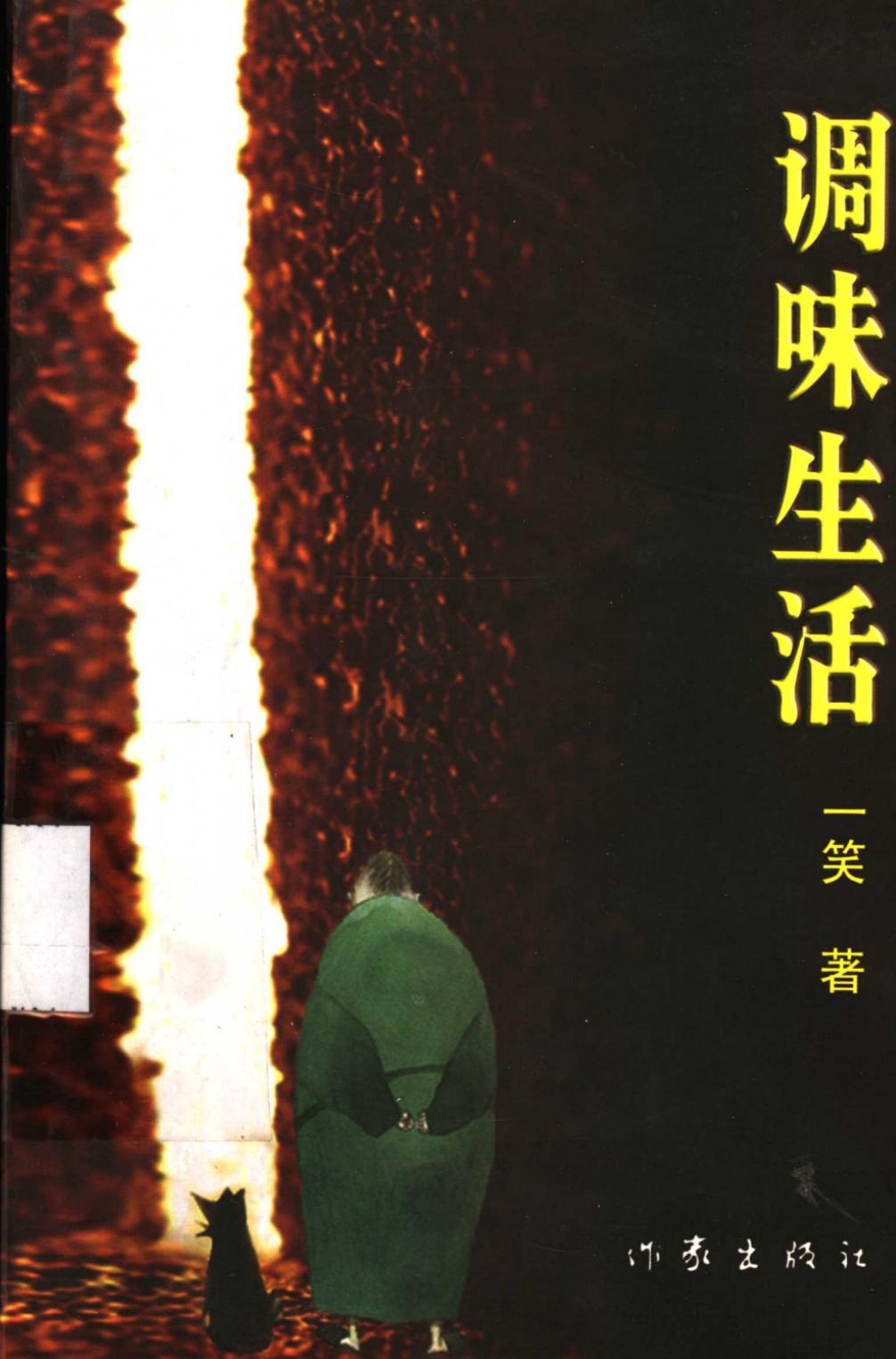


# 调味生活

一笑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调味生活 /一笑 著 /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 2003.12

ISBN7 - 5063 - 2018 - 5

I. 调 … II. 一 … III.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80422 号

---

作者 : 一笑

责任编辑 : 白连国

装帧设计 : 童玲

出版发行 : 作家出版社

社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 100026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文苑印刷厂

开本 : 850 × 1168 1/32

字数 : 140 千字

印张 : 8 插页 4

印数 : 0001 - 1000 册

版次 :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7 - 5063 - 2018 - 5 / 1 · 2002

定价 : 16.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浮躁大氛围中的人生沉思.....	(1)
一笑的生活絮语.....	(6)
渴望真实的自己.....	(10)
独眼看风景.....	(13)
假话微探.....	(15)
吸烟有道.....	(18)
无眠亦眠.....	(21)
杀价.....	(23)
攒钱买房子.....	(27)
异性朋友.....	(30)
鱼道主义.....	(32)
逃避的学问.....	(35)
音乐的感觉.....	(37)
养狗种种.....	(39)
早起遛狗.....	(41)

<u>脏与洁</u> .....	(44)
<u>与钱共舞</u> .....	(46)
<u>谁给医生治病</u> .....	(48)
<u>听人说话</u> .....	(50)
<u>迎合解义</u> .....	(52)
<u>幽默</u> .....	(54)
<u>走着上班</u> .....	(57)
<u>人靠衣装</u> .....	(59)
<u>排场杂话</u> .....	(61)
<u>钱这东西</u> .....	(64)
<u>请人吃饭</u> .....	(66)
<u>壁虎</u> .....	(68)
<u>“鬼”话连篇</u> .....	(71)
<u>红T恤</u> .....	(73)
<u>吃的闲话</u> .....	(75)
<u>变脸趣谈</u> .....	(77)
<u>“方便”问题</u> .....	(79)
<u>刮胡子</u> .....	(81)
<u>喝酒</u> .....	(83)
<u>吃相浅议</u> .....	(85)
<u>快乐</u> .....	(87)
<u>酒论</u> .....	(90)
<u>电话挺烦人</u> .....	(93)
<u>花钱</u> .....	(96)
<u>动物动人</u> .....	(99)
<u>钓鱼</u> .....	(102)
<u>地气</u> .....	(104)
<u>守信</u> .....	(106)
<u>请贼吃饭</u> .....	(108)

朋友啊朋友	(110)
没病乱投医	(114)
享受	(116)
施舍自己	(118)
谁想当官	(120)
生活的暗影	(123)
论读书	(133)
减肥大行动	(135)
无奈电视	(137)
无聊	(139)
躺着看书	(141)
吃苦问题	(143)
贪婪	(145)
奴性	(147)
虚荣	(149)
自傲	(152)
自私	(154)
促狭	(156)
认错儿	(158)
给他一老拳解恨	(161)
有感“承诺”	(163)
羡慕轻松	(165)
守住一生的美丽	(167)
投诉教育	(169)
伪劣“产品”	(171)
商场何必见硝烟	(173)
人才的“材”	(175)
钱是哪里来的	(177)
赞美及其它	(179)

学会说“谢谢”	(181)
也说接轨	(183)
有钱没钱都累	(185)
打开良心的枷锁	(187)
石头眼睛	(190)
静室偶得	(193)
花开皆有缘	(195)
眼睛	(197)
远行不留痕	(200)
好羡慕那杯清茶	(203)
方寸绿园	(205)
豆芽儿泉	(208)
长寿山杏花	(211)
翡翠岛絮语	(213)
麦子熟了	(216)
杏树园札记	(218)
心塬默默沐天籁	(220)
梦游黄金海岸	(224)
今日雪花飘向谁	(229)
茅藜儿开花	(232)
源影寺塔	(234)
陋室闻花香	(237)
五月槐林畅想	(239)
葡萄沟	(242)
碣石山觅古	(246)
祖山印象	(251)
写在后面的话	(253)

## 浮躁大氛围中的人生沉思

——关于一笑的散文随笔

郝 雨

几乎是转眼之间，我从北方的那座古城调来上海已经快有三年。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一天到晚地瞎忙些什么，一直连回家乡探亲的时间也抽不出来。所以今年春节前，我下决心中断所有研究和写作的计划，无论如何要回去和家人过上个团圆年了。这才有了我2004年新春的昌黎之行。

其实我每次回乡探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愿和日程就是拜会文友。我这人不仅在感情上有着强烈的恋土情结，而且我十分懂得我是怎么从家乡这片土壤中生长出来，并且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我的根永远在碣石山下那片广袤的大平原上；我的每一条根须也都永远和我的那些文友们紧紧相连。我离不开他们给予我的精神的滋养。所以，以往每次回乡我都要千方百计把能够联系上的文友尽量见到。这一次到家的第二天，我就前往县委宣传部，首先与一笑取得了联系。亲切叙谈之间一笑拿出了他即将出版的一部书稿，希望我能写上点什么。我自然乐于从命。于是，今年的春节，我除了在家乡足足地连续饱餐了我最喜欢的粉条炖猪肉和大馅蒸饺子之外，一笑兄的这部散文随笔也就同

时成了我的一道精神“大菜”。在家休闲的这半个月内，只要一有余暇，我就认真拜读一笑的文章。可谓其乐也融融。

一笑文章最让我感动和震动的，是他对于人生至理的追问和沉思。从他的这些文章的基本体例和结构来看，一笑随笔中最常用的还是那种比较传统的一事一议模式。即首先提出或者讲叙一“事”（或者一“物”），紧接着展开联想，或者旁征博引，使得这“事”或“物”能够代表一定的社会现象，具有较大的普遍性；然后再加以充分地议论，形成理性的升华，从而得出一“理”。而一笑随笔比较可贵的是，他往往能够在这样的一种“旧瓶”（即“一事一议”模式）当中，出人意料地装上“新酒”——这也就是他所发的议论和所道之“理”总是显得非同一般，或者起码是“理”高一筹。如《壁虎》一篇，文章非常细腻而且近乎幽默地讲述了自己对于壁虎这种小小爬虫的天然的与莫名的恐惧，作为血气方刚之须眉，作者本人也说不清究竟为什么会如此惧怕这么一个并不起眼的小玩意，而且他甚至连本很可怕的蛇都并不怕。于是文章很自然地引发出一段非常深刻而精彩的议论：“人在地球上繁衍，已经够无所畏惧的了，有些怕的东西，未必不是好事。”这样的论点就使得文章没有停留在对于一己心理的或个别的恐惧现象的平面描述以及单纯心理根源的追寻上，而是非常出人意料地把思路扩展到了世界与人类生存这样の大境界，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而且，这句议论背后的意思是，人类至今要在这个世界上更好地生存，不能太无所畏惧，更不能太为所欲为了。而每个人的天然的惧怕心理，一方面正是有利于整个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的，另一方面也更是对那些为害社会的蠹虫或暴徒们的一种钳制与约束。显然，文章至此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理”的深度，但是，本文却并未就此止笔。作者紧接着进一步展开联想，又非常风趣而略带嘲讽意味地讲述了一个邻居对于地震传言的恐惧以及荒唐可笑的举动。由此而提出了“精神上的恐惧”这一前所未有的概念。而所谓“精神上

的恐惧”是与“生理上的恐惧”相区别的。作者深刻指出了“精神上的恐惧”实际上是一种人格衰弱的表现。文章因此说道：

在人的一生中，生理上的怕是一种本能，随着岁月的流失容易发生变化。比如说夜里走路怕狼，而真的与狼相遇时，生命攸关，怕的结果只能是被狼吃掉。如果放下恐惧放手一搏，也许会死里逃生。可精神上的怕则是一种人格上的缺陷了。五·四时期，陈独秀有《敬告青年》一文，其中写道：“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如此自主的人格，还有什么怕的呢？

文章至此而更显得境界不凡。

最近，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的一些话：“假如说，一定要让我们只能用一个字来概括一下当代人们的生活状况的话，我以为最准确的莫过于一个‘忙’字。忙，已经是所有人都不可逃脱的宿命。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也无论是富豪还是穷人，更不管你做的是哪行哪业。尤其是在当下，在全球化、市场化以及高科技化的时代，生存竞争的残酷与激烈，也就更加剧了人们的忙碌。有人曾经比喻，现代生活就像每个人身后都有一条无形的鞭子在驱赶着，让你无时无刻都不能不奔波甚至挣扎在没完没了地匆匆忙忙之中。忙，也就成了当今人们生活的唯一主调。高速度和快节奏，已经深入到了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人们见面打招呼已经不再是‘你吃了吗？’而是‘最近忙什么呢？’”（文见《社会科学论坛》2004.3）忙忙碌碌的生活，追名逐利的日子，使得整个时代大氛围显得人心浮躁。人们心目中最关心的就是如何能够突然发一笔横财，铺天盖地的祝福语中都离不开“恭喜发财”。于是人们关心财富的心思多了，关心精神问题以及心灵本身的心思自然就少了。读读那些能够引领精神的书，思考一下人生意义和价值等问题，也就成了人们极少问津的精神奢侈品。从一笑的这些散文随笔中，我却看到了一位在纷乱嘈杂的俗世中能够基本不为外物所鼓惑，常常自辟出一方相对安静

的精神领地，并且十分自得其乐地沉溺于读书和思考之中。这才有了这部书中的佳美篇什。

一笑随笔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考是极为深刻的。在我看来，他对许多看上去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事”或“物”都能发掘出属于人生至理的艺术蕴涵。其中的许多观点应该说都达到了人生哲学的高度。在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的时代谈论人生哲学问题更是显得超凡脱俗。所以，去年出版的《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一书就十分引人注目。当时由出版社和文学报联合在上海的文新大厦召开了规模不大却档次很高的关于这部书的讨论会，王蒙亲自到会，一些文坛大家如钱谷融、王安忆、王纪人、王周生、邵元宝、杨扬等都对该书赞赏有加。参会者大概只有我和葛红兵没有发言，其实我们两个对这部称作“人生哲学”的书是另有看法的。葛红兵后来写成了文章，批评这部书，基本观点是认为这部书的人生哲学太消极。我一直没有正式发出反映，其实我的观点与葛红兵又有不同，我主要是认为王蒙的所谓“人生哲学”并非真正哲学层次上的“人生哲学”；其所阐述的大量的观点都只能叫做人的“处世哲学”而已。他更多告诉人们的的就是如何委曲求全地或者开明大度地与人相处，与世相处。太现实太具体的处世主张显然缺乏哲学的升华。而我读了一笑的这些随笔之后，反倒觉得这样的文章才是真正在谈论人生哲学，这绝不是在故意抬高一笑而把他推到了比王蒙还高明的地步。其实人生哲学也并不是王蒙这样的大家才能谈论的专利。一笑文章中的许多观点，的确都具有了哲学的高度。只不过一笑并未故意树起“人生哲学”的旗号而已。

在《源影寺塔》一篇中，作者看似在叙述昌黎城内那座古塔的历史以及遭遇，然而，最后文章却很自然地将笔锋一转，引出了以下的两段文字：

“其实，在荒蛮的燕北之地，面对苍苍茫茫的黑雾白浪，能够营造起一座象征文明的古塔，这本身便是一种人类理性的闪

光。而且一次又一次努力地去修复它，带着皈依和赎罪的心理去修复它，总会使我们听到远古传来的那文明不屈不挠的脚步声。如此很多日子，每当我坐在古塔面前，便会看到明嘉靖年间的烈日海风下，一群衣衫褴褛的僧人，手挥铁锤钢钎，一锤一钎地敲打着砖石，塔在一层一层加高，而人类的罪恶也在渐渐被人们淡忘，被自己淡忘。

就其人类生存过程的某一个阶段来说，错误以至罪孽是不可回避的，关键是人们如何去正视它、评判它。其实，大智者都知道，掩盖任何错误的结果只能是在历史上留下一滩污浊。所以，最彻底的办法，是尽快地聪明地回到真理的一面来，以正常人的心理去思索，以正常人的行为去生活。”

事关人类生存，事关人的罪恶，事关人类历史的进程，这样的议论，不就具有了很高的哲理性了吗？

一笑散文常常由一些很细微的生活事件或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现象引发思考，谈的却都是人生大理，可以看出一笑在普遍浮躁的大氛围中，时时都在默默地思索着，他的内心保持难得的平静，执著地探求着人生真谛。读读这样的文章，会对你有豁然的启示。

2004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于上海当春斋

## 来自生活的絮语

——读散文集《调味生活》的联想

解俊山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青年诗人一笑出版过诗集《大太阳》，其中绝大多数诗作选自省级以上报刊，品位很高。从那时起，我就等着他的第二本诗集问世，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善于用海边的腥风、果园的甜味儿和厨房的香气写诗的人，是我们这座沿海小城颇有灵性的诗歌作者，理应在诗歌界“红杏出墙”。出乎预料，历经十年的守望，从电脑中传来的文稿不是诗集，而是散文集《调味生活》。

品读《调味生活》，就如同看到了一笑的生活环境，还有他那忙碌的身影、沉思的面容。看来他生活的很有章法，但是并不轻松。或许是生活的重压挤去了他做诗的水灵之气，剩下的精华需要用更多的文字去稀释，否则便无法表达，于是他选择了散文。

时下，散文界已经不是散文家的专有领域，许多小说家和诗人偶尔也会混迹其中。由于小说家和诗人的加入，散文的样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散文的受众面因此而扩大。诗人有多愁善感的特性，而多愁善感的根源在于敏感，哪怕是非常细微的东西，也会在诗人的心中掀起感情的波澜。因此诗人的散文

大都细腻多情。一笑在《脏与洁》中说“我该属于力图淡化细节的人”，其实恰恰相反。如果他忽视生活中的细节，就不会产生《调味生活》的数十篇散文。这些散文并没有写什么重大题材，都是从生活中的细节感悟而来。一些不为常人注意的细节，却引发他丰富的联想，他的散文都是从很小的事情写起。譬如，《杀价》、《听人说话》、《走着上班》等篇目，就是利用精彩的细节，从极为平凡的生活中阐述生活的要义。正因为如此，《调味生活》富于平民化倾向，细细读来，如同和一位文静的朋友促膝谈心。他的《假话微探》，将假话分为三个层次，最初级的假话是“善意之假”，对某些事“小加掩饰，以求心里平衡”，“即便是偶尔被揭穿捅破，也无伤大雅”。谁说自己从来不说假话，就会派生出天大的虚伪，因此他发感慨：“声称不说假话的人，人将怎样与之相处？”至于一笑的“力图淡化细节”一说，很可能是“善意之假”，也可能是有此追求，却因性格所致而无法作到。反正与他相处，是安全而快乐的。

一笑对待生活，不仅细心，而且善于调整心态，愈是在困难的情况下，情绪愈饱满。记得一次老岭笔会，几十名作者从山上的砖庙林业点出发，翻越香瓜顶和几道梁去看花果山水帘洞。往返四十里，山路崎岖难行，回来时夜幕已经降临。大家又累又饿，如果不是害怕天黑有狼出现，真恨不得在路边躺一会儿。林业点的向导在路边的萝卜地里拔了几个旱萝卜，用镰刀简单修理一下，分给大家，那甜美的程度真比梨还好吃。这时，我听到下山的路上响起欢快的歌声。路被树丛遮掩，看不清歌唱者，听声音是一男一女，男的便是一笑。因疲倦而情绪沉闷的队伍被他们的歌声所感染，加快了行进的速度。走到半山腰，路已经看不清了，好在有歌声的引导，我们顺利回到砖庙林业点驻地。

在艰难的旅途上，能够唱着歌前进的人，肯定是调味生活的高手。因此，他能在《攒钱买房子》的尴尬中平和地说出：“不求面积多大，有阳光就好；不求位置多好，安静就好。”他那《吃的闲

话》，写到儿时家里困难吃野菜“盐蓬草”，也写了现在陪朋友下饭店，哪个生活质量高呢？他轻描淡写地下了结论：“吃嘛，玩玩而已。”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他却看的那么轻。在《快乐》一文中，他写了“早饭也没吃便拿上篮子去打猪草”，写了关于“5分钱一碗的面汤”的苦涩，他认为“最终说来，只要感觉着好就好……每个人都有一种感觉，那么，世界上就该有50多亿个快乐了。”

一笑的散文，大都是自我审视的结果，因此离不开他的日常生活，处处可见他的行为准则。他在《守信》一文中写道：“大到贷款借钱生死之约，小到借人家一本书，对人说的一句话，都要对别人负责。”他认为“信誉对一个人来说，应该是比生命还重要的”。我们无法计算当今社会有多少人这样要求自己，但我相信所有人都希望身边的人有如此的信誉。一笑之所以能写这样的文章，是因为他做到了。80年代末，我组织市文学院20余名创作员到省城采风学习，其中就有青年诗人一笑。为了节约经费，我们借住省作家企业家联谊会的临时办公地，一栋小楼，一个小院。我们在院里搭起炉灶，自己办伙食。文友们推举一笑为主厨，因为他当时在县城招待所餐厅工作，尽管不是大师傅，毕竟有见识。同是参加文学笔会的人，还要为大家做饭，属于无偿奉献。我们在这座小楼里住了四天，请7个编辑部的作家编辑来讲课，没有讲课费，只管一顿饭。客人们每次步入餐厅，看到餐桌上五光十色的菜肴，都要由衷地赞美一番。面对赞美，一笑充耳不闻，该干啥干啥，从来没有应答。特别是早晨，每天畅谈至深夜的文友们还在沉睡，一笑已经在院内那个自制的炉灶前，不声不响地准备早餐。从那时起，我就觉得一笑是个可信之人。因此，读他的《守信》，倍感亲切。

其后，一笑以特有的品格稳重地走在生活之路上。他在招待所工作，那里就成了文友们投宿进餐的地方。尽管他那时是一间房子半间炕，地上散乱着锅碗瓢盆，生活并不轻松，但对文

友们从来都是轻松微笑，热情招待。后来他由招待所调至县文联，又到县委办报纸，安排吃住不那么方便了，仍然与众文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在文友中间颇有人缘，知道的事情也多，体验生活的触须可以深入到很多的层面，这对他创作《调味生活》的几十篇作品肯定有很大帮助。其中有些篇章，反映了他独特的人生态度和交友原则，尽管思辨性很强，读起来并不枯燥，因为有丰富的生活和平易的情绪蕴涵其中。这是散文集《调味生活》的主要色调。

丰富的交友经历，使他总结出交友“五忌”（《朋友啊朋友》），他那“或交其诚实，或交其谦让，或交其才华，或交其聪明，或交其深刻，或交其大度”的择友标准，体现了一笑的广阔胸襟。《麦子熟了》，写他“请几天假，回农村老家帮父母拔麦子”。作为普通劳动者，他经历了拔麦子的艰苦，“日头在头顶烤着，汗味和着泥土味、麦草味，混合成一种闷热包裹着全身，后边的麦子一片片倒下去了，而前面的麦子仿佛永远到不了尽头”。作为思想者，拔着麦子却想到：“我能给予人们的永远是寻求的背影，生命回报我的永远是疼痛中的行走”。他到山沟里参加笔会，捡了一块有眼睛的石头，发现《石头眼睛》“散发出一股平和安详的神智”。在感恩自然的时候，他想到了老师的话：“只知道感恩，就已经成熟了一半；再懂得友爱，就完全成熟了。”在《调味生活》中，还有许多篇章，都有如此动人的描写和思考。

品读《调味生活》，就像一笑看有眼睛的石头，我也发现其中“散发出一股平和安详的神智”，我也想到了老师那句话“……懂得友爱，就完全成熟了”。

一笑成熟了。我很高兴。

2004年2月17日于秦皇岛

## 渴望真实的自己

我曾经在一首诗里写道：“我站在生活的黑夜里，让自己的光亮为自己照明。”自负令人狭隘，狭隘令人自负。当年轻不在华发渐染的时候，当一个人真正懂得生活两个字内涵的时候，才知道，人生的甘醇是随了岁月的沧桑而渐入佳境的。

从几年前诗集的出版到今天散文随笔集，从文学的文学到生活中的文学，有人批评我是落伍了，也有人说是一种进步。不论人们如何评价，我自有自己的写作标准，我不在乎人家说什么，只有读者的好恶才是我的镜子。我相信这样一个道理：所谓创作就是将原本就存在于某些事物内部的精髓找出来。米开朗基罗就曾对朋友表示过，他是先在大理石外面看见了被封闭的形象，才抓起斧子，层层剥开，让原来的形象重获自由的。既然我们是生活中的一分子，我写作的责任当然也只能是生活本身。

一个朋友对我说：出书的含义就是将你挂在杆子上，让众人一点一点地剥你。听了怪血淋淋的。当然，让自己站在众人面前令其品评，毕竟是一种别样心情。我在本书里的作品，都是近几年报社工作期间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的。我对朋友说：剥已经剥过了，没有肉起码剩骨头。虽然我在作品里的狭隘终令我忐忑不

安，但我还是愿意让更多读者将我的浮华剥去，让我的真实显现出来，让我的实实在在显现出来，如此过活，如能大汗淋漓，恰如久渴逢泉枯苗遇雨炎热临风，其不快哉！

作 者

2003年12月27日